夷堅志

夷堅丁志卷第十 十三事

鄧城巫

襄陽鄧城縣有巫師能用妖術敗酒家所釀凡開酒坊者皆畏奉之每歲春秋必遍謁諸坊求丐年計合十餘家率各與錢二十千則歲內酒平善巫亦藉此自給無飢乏之慮一歲因他事頗窘用又詣一富室有所求曰君家最富贍力足以振我願勿限常數主人拒之甚峻曰年年餉君二萬錢其來甚久安得輒增寧敗我酒一

錢不可得巫嘻笑而退出駐近店遣僕回買酒一升盛以小缶取糞汚攪雜携往林麓禹步誦呪環繞數匝瘞之地乃去適有道士過見之識其爲妖而不知事所起巫還店喜甚俄道士亦繼來少憩訪酒家見舉肆遑遑憂窘問其故曰爲一巫所困今酒甕成列盡作糞臭懼源源不已欲往尋迹哀求之道士曰吾亦見此人不須往求吾有術能療但已壞者不可救耳即焚香作法半日許 止人言凡爲此法以敗五穀者

禨罪甚大君家宜齋戒當奉爲拜章上
愬其家方忿恚迫切趣營醮筵道士伏廷下踰
數刻始起曰
王帝有勑百日内加彼以業疾然未令死也自
是巫日覺踝間痒爬搔不停忽生一贅初如芡
實累日後益大巍然徑尺如毬而所係搖搖才
一縷稍爲物棖觸則痛徹心膂不復可履地子
孫織竹爲簣舁以行丐飲食屎溲雜簣中所至
皆掩鼻歷十年乃死胡少汲尚書宰邑尚見之

其子栝說

徐樓臺

當塗外科醫徐樓臺累世能治癰癤其門首畫樓臺標記以故得名傳至孫大郎者嘗獲鄉貢於祖業尤精紹興八年溧水縣蠟山富人江舜明背疽發扣門求醫徐云可治與其家立約俟病愈入謝錢三百千凡攻療旬日飲食悉如平常笑語精神殊不衰減唯卧起略假人力瘡忽甚痛且痒徐曰法當潰膿膿出即瘉是夜用

衆客環視徐以鍼刺其瘡撚紙長五寸許如錢緡大點藥插竅中江隨呼好痛連聲漸高徐曰別以銀二十五兩賞我便出紙臁才潰痛當立定江之子源怒堅不肯與曰元約不爲少今夕無事明日便奉償徐必欲得之江族人元緯亦在旁謂源曰病者痛已極復何惜此遂與其半時紙撚入已踰一更及拔云血液交涌如泉呼聲浸低徐方詫爲痛定家人視之蓋已斃膿出猶不止不一年徐病熱疾哀叫不絕聲但云舜

明莫打我我固不是汝兒子亦不是如是數日乃死二子隨母改嫁其家醫遂絶

符助教

宣城符裏鎮人符助教善治癰疽而操心甚亡狀一意貪賄病者瘡不毒亦先以藥發之前後隱惡不勝言嘗入郡爲人療疾將辭歸自詣市買果實正坐肆中一黃衣卒忽至前瞠曰汝是符助教耶陰司喚汝示以手内片紙皆兩字或三字作行市人盡見之疑爲所追人姓名也符

曰使者肯見容到家否曰當即取汝去且急以七日爲期遂不見滿城相傳符助教被鬼取去及還至鎮岸臨欲登黃衣已立津步上舉所執藤棒點其背符大叫好痛黃衣曰汝元來也知痛所點處隨手成大疽如盌凡呼謈七晝夜乃死

水陽陸醫

宣城管内水陽村醫陸陽字義若以技稱建炎中北人朱莘老編脩避亂南下挈家居船間其

妻病心躁呼陸治之妻爲言吾平生氣血劣弱不堪服凉劑今雖心躁元不作渴蓋因避寇驚憂失飢所致切不可據外證投我以凉藥編脩嗜酒得渴疾每王藥必以凉爲上不必與渠議也我有私藏珍珠可爲藥直君但買好藥見欲君知我虛實故丁寧相語陸診脉認爲傷寒陽證責小茈胡湯以來婦人曰香氣頗茈胡君宜審細我服此立死陸曰非也幸寧心飲之婦人又申言甚切陸竟不變才下咽吐瀉交作婦

委頓猶呼云陸助教與汝地獄下理會語
而絶後數年溧水髙淳鎮李氏子病瘵來召之
用功數日未效出從倡家飲而索錢并酒饌於
李氏李之兄怒叱不　及歸已黄昏乗醉下藥
數十粒病者云藥在鬲間熱如火又云到腹中
亦如火又云到臍下亦如火須臾大叫痛不可
忍自床顛悸墜地至夜半陸急投附子丹沙皆
不能納潛引舟遁去未旦李死紹興九年陸暴
得病日夜呼曰朱宜人李六郎休打我我便去

也旬日而死

秦楚材

秦楚材梓政和間自建康貢入京師宿汴河上客邸既寢聞外人喧呼甚厲盡鎖諸房起穴壁窺之壯夫十數輩皆錦衣花帽拜跪于神像前稱秦姓名投盃珓以請前設大鑊煎膏油正沸秦悸栗不知所爲屢告其僕李福欲爲自盡計夜將四鼓壯夫者連禱不獲遂覆油于地而去明旦主人啓門謝秦曰秀才前程未可量不然

吾輩當悉坐獄乃　言京畿惡少子數十成
或二年或五年輒捕人漬諸油中烹以祭鬼其
鬼曰獰瞪神每祭須取男子貌美者君垂死而
朊吁其危哉顧邸中衆客各率錢爲獻秦始憶
自過宿州即遇此十餘寇或先或後迹之矣遂
行至上庠頗自喜約同舍出卜逢黥面道人攜
小籃揖秦曰積金　之別三百年矣相尋不可
得誤　了路却在此耶無以贈君探籃中白金
一塊授之曰他日却相見同舍譴曰此無望之

物不宜獨享挽詰肆將貨之以供酒食費肆中人視金反覆咨玩不澤手問需幾何錢曰隨市價見償可也人曰吾家累世作銀鋪未嘗見此品轉而之他所言皆然秦亦悟神仙之異不肯鬻以製酒杯茶湯匕藥器凡五物日受用之自此三十年無病若紹興十六年在宣城忽臥疾五物者同時失去知必不起果越月而亡積金峰在茅山元符宮云

建康頭陀

初律康學校方盛有頭陀道人之學至望齋前再三瞻視不去齋中錢范二秀才詰之曰道人何爲者對曰異事異事八坐貴人都一屋關了兩府宣如許多便沒興不唧溜底也是從官有秦秀才者衆目爲秦長脚范素薄之乃指謂曰這長脚漢也會做兩府容曰君勿浪言他時生死都在其手滿坐大笑客瞠曰諸君莫笑揔不及此公時同舍生中人唯邢之綷者最負才氣爲一齋推重適從外來衆扣之曰也

是箇官人略無褻語遂退後四十年間其言悉驗秦乃大師檜也范擇善同段去塵拂魏道弼良臣三參政何任叟若巫子先伋兩樞密錢端脩時敏元英周材兩從官一忘其姓名獨邢生潦倒得一官即死

洞元先生

沈若濟臨安人結菴茅山以施藥為務宣和間蒙召對賜封洞元先生嘗指華陽洞之東隙地曰死必葬我於是其徒以地勢汙下為言不

紹興十五年卒其徒用治命掘地六尺許得石板大書六字曰沈公瘞劒于此觀者異焉豈非先有神物告之者乎佳城漆燈之說信有之矣

右六事皆湯三益說

天門授事

贑州寧都縣胡太公廟其神名雄邑民也生有異相頎自見其耳死而著靈響能禍福人里中因爲立祠崇寧初邑士孫勰志康夢白須翁邀至其家問曰如何可得封爵孫意其神也告曰

宜行陰功無專禍人翁曰吾豈禍人者吾為天門授事日掌此邦人禍福必左右竊聞之託吾所云妄出擾惑爾孫曰歲時水旱最民所急若能極力拯濟則縣令郡守必以上於朝封爵可立致也覺而審其為太公五年丙戌縣大火禱於祠俄頃風雲怒起如有物驅逐之火即滅縣以事白府奏賜博濟廟明年遂封靈著侯噫神既受職於 天猶規規然慕出之榮名唯恐不得乃知封爵之加固非細事孫公夢中能曉神如

是可謂正士矣黎珣作記

大洪山跛虎

隨州大洪山寺有別墅曰落湖莊紹興十一年莊僧遣信報長老淨嚴遂師云當路有跛虎出頗害人往來者今不敢登山殊懼送供之不繼也淨嚴即命肩輿而下至虎所過處下輿焚紙錢遙見其來麾從僕及侍僧皆退避獨踞胡床以待少焉虎造前蹲伏于旁弭耳若聽命時棗陽隨兩縣巡檢張騰適被郡檄就寺納二鄉稅

狙亦同往且升高木諦觀之不知嚴所説何語也虎俄趍而去自是絶跡不復出見漢東志

張臺卿祠

國朝故事翰林學士草宰相制或次補執政謂之帶入大觀三年六月八日何清源執中登庸四年六月八日張無盡商英登庸皆張臺卿闕草麻竟無還寵時蔡京責太子少保張當制詆之甚切爲搢紳所傳誦京銜之會復相即出張知杭州明年六月八日宴客中和堂忽思前兩

歲宿直命相正與是日同乃作長短句紀其事
曰長天霞散遠浦潮平危欄駐目江皐長記年
年榮遇同是今朝金鑾兩回命相對清光頻許
揮毫雍容久正茶杯初賜香袖時飄歸去玉堂
深夜泥封罷金蓮一寸才燒帝語丁寧曾被華
袞親褒如今漫勞夢想歎塵蹤杳隔仙鼇無聊
意強當歌對酒怎消觀者美其詞而訝其卒章
失意未幾以故物召還遽卒于官壽止四十臺
卿河陽人 異傳朋說

新建獄

豫章新建村民夏夜羣輩納涼有自他所疾走來以手掩腹叫號曰某人殺我奔趨及其家即死家訴于縣縣捕菜人訊之自言此夕在某處爲客與死者略無干涉鞫不成悉逮納涼者二十輩分囚之使各道所見皆曰實聞其言如是他非所知也縣令必欲得其情箠掠不可忍乃共爲證辭以實之引某人參對不能勝衆強誣服仰天而呼曰某果殺人不敢逃戮若冤也顧

天令證人死於獄以為驗不旬日獄疫暴起凡十人相繼殂縣令知其然又憂凶身不獲竟不釋此人終亦死

潮州象

乾道七年縉雲陳田義自閩入廣省其父提舶過潮陽見土人言比歲惠州太守挈家從福州赴官道出于此此地多野象數百為羣方秋成之際鄉民畏其蹂食禾稻張設陷穽於田間使不可犯象不得食甚忿怒遂舉群合閩惠中

於中門半日不解惠之迸卒一二百人相視無所施力太守家人窘懼至有驚死者保伍悟象意亟率衆負稻穀積于四旁象望見猶不顧所積滿欲始解圍往食之其禍乃脱蓋象以計取食故攻其所必救尨然異類有智如此然爲潮之害端不在鰐魚下也

劉左武

劉左武者河北人南來江西一邑三十年而七數歲間妻及男女數人繼死但餘子婦并幼子

存家貲本不豐悉爲一僕乾沒至於五喪在殯不能葬其姪宗䕫邑人涂氏甥也内弟伯牛以䕫故助之錢　千且相率詣其家奠酹䕫頃隨又爲靖安宰携小史來是日從行忽升堂據几爲劉君揖客狀呼其僕罵曰吾一家五人未能入土此爲何時汝忍破蕩吾生計使至此極非涂親惠賜於我當柰何拱手起就伯牛欲致謝牛避不與之接遂罵子婦田坐汝不解事以及此今復何言又罵僕曰汝乃愚人無足問吾亦

不許於陰司所以責汝者聊欲使汝知幽明異路不可欺也僕但俛首不敢荅甚惡其久屢叱逐之且高誦天蓬諸呪即瞠目曰我少頃自退何用作此凡五六刻乃去小吏蹙然而無所覺伯說

夷堅丁志卷第十

夷堅丁志卷第十一　十四事

田道人

田道人者河北人避亂南度居京口每歲三月茅山鶴會欲與其徒偕往必有故而輟紹興壬午之春始獲一游因留連月餘將歸足疾驟作不可行既止即愈欲行復作如是者屢矣意其緣在此山禱于神乞爲終焉之計自爾不復病夢神告曰此非汝居也汝自有菴在山中其址東向者是宜亟訪之固以爲想念所兆未深信

越數夕夢如初猶未決又念身赤立於此縱得其基雖草廬豈易能辦是夕夢神怒曰旬日不遷必死茲地矣晨興訪同類且託尋跡之杳不可得或曰吾聞大茅君藏丹之處名丹沙泖地勢正東但知名耳不識其所在盍詢之耆老間乎亦竟莫有知者旬日之期既迫皇皇不敢息獨徘徊免徑忽有村夫搊其胃方恐懼其人乃問曰汝非尋丹沙泖菴地者乎我知之引至中以足頓地曰此是也田四顧山林翔抱正可

爲東向居喜甚犒以百錢笑曰我豈求此者將安用之不顧而去田沿路標誌而反明日往芟薙荆棘以籧篨作屋宿焉中夜大虎來倚卧于外曉乃退嵒石下有蛇微露脊大如柱皆不傷人又明日僦工携畚臿平治於積莽三四尺下得磐石嶙峋嵌空縱廣數尺若爪所攫拏而穿者發之得石蓮華盆有水浸丹沙一塊重可二十兩取而藏之蓋前日村夫頓足處是後蛇虎皆不見疑爲衛丹之鎮云隆興甲申乙酉歲

近境疾疫起田以丹末刀圭揉成丸救之服者皆活所濟數千人共以木石錢粟爲營一菴於泖中去玉晨觀不遠爲人布氣治疾亦多驗乾道已丑藍師稷爲江東提刑過茅山親見田說及分得丹三錢辛卯歲以菴與楊和王之孫奮衣出山不言所向

餅中桃花

孟處義去非知楚州元夕享客以通草作梅花綴桃枝上插兩銅壺中未嘗貯水也中春後桃

枝忽結花甚盛數日方落孟殊以自喜至
有閨門之戚明年而爲淮漕

豐城孝婦

乾道三年江西大水瀕江之民多就食他處豐
城有農夫挈母妻并二子欲往臨川道間過小
溪夫密告妻曰方穀貴艱食吾家五口難以偕
生我今負二兒先渡汝可繼來母已七十老病
無用徒累人但置之於此渠必不能渡水減得
一口亦幸事遂絶溪而比妻慼姑老不忍弃掖

之以行陷於淖俛而取屨有石礙其手撥去之乃銀一笏也婦人大喜語姑曰本以貧困故轉徙他鄉不謂天幸賜此不惟足食亦可作小生計便當却還何用去復挾姑登岸獨過溪報其夫至則見兒戲沙上問其父所在曰恰到此為黃黑斑牛銜入林矣遽奔林間訪視蓋為虎所食流血污地但餘骨髮存焉不孝之誅其速如此是時藍叔成為臨川守寓客黃彪彪父自丰城來云得之彼溪旁民財數日事也

右三事皆藍叔成說

李衛公廟

溫州城東有唐李衛公廟州人每精禱祈夢無不應者紹興三十二年郡士木待問藴之得漕薦謁廟扣得失夢著紫衫獨立於田間士子數千擁一棺馳去皆回首視藴之明旦以語同舍生潘樫樫解曰君當魁天下棺之字從木從官君得官無疑數千輩舁之明皆出君下也果如其言時同郡木子正亦夢神告曰明年本州再出狀元其姓名曰木棐子正以爲神報已必

繼王十朋之後遂更名棐旣而棐試下藴之登
科子正始悟木之身乃十字移傍兩筆合棐之
上爲朋字其下復一木爲則十朋之後踵之者
姓木而非棐也

天隨子

乾道六年木藴之待洪府通判缺居鄉里火焚
其廬生事垂罄作忍貧詩曰忍貧如忍炙痛定
疾良已餘子愛一飽美疹不知死岳兵哭窮途
文公謝五鬼百世賢哲心可復寘憂喜誦經作

食面偉哉天隨子九原信可作我合耕甫里踰年夢一翁衣冠甚偉來言曰若識我乎我則天隨子也以君好讀予文又大書予杞菊賦於壁間頃作詩用忍飢事又適契予意故顧就見爲君一言予昔有田四頃歲常足食惟遇潦則浸沒不得穫忍飢誦經蓋此時也今子有回祿之禍而窮悴踵之是水爲我災而大爲子厄也然予田尚在獨爲蠅蚋所集不可耕無有能爲予驅除者不免慁子耳既寤殊不曉其言晨起偶

整比夜所閱書而笠澤叢書一策適啟罝按上視之乃甫里先生傳前日固未甞取讀也篇中有云先生有田十萬步（吴田一畒二百五十步）有牛減四十，䟚耕夫百餘指而田汚下暑雨一晝夜一與江通色無別己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飢困倉無斗升畜積正與夢中語合而一田字上有二死蠅粘綴嗟歎其異爲拂拭去之

鄭僑登雲梯

莆田鄭僑惠叔乾道己丑春省試中選未廷對

夢空中一梯雲氣圍繞竊自念曰世所謂雲梯者茲其是歟俄身至雲梯側遂登之及高層仰望則有大石蒼然如鏡面正懼壓已忽冉冉升騰立于石上驚覺自喜但不曉登石之義既而爲天下第一其次曰温陵石起宗先是考官用分數編排石君當居上臨唱名始易之太 右三事皆木蘊之說

金溪渡讖

泉州南安縣金溪渡去縣數里闊百許丈湍險

深浚不可以爲梁舊相傳讖語云金溪通人行狀元方始生郡人皆欲副其讖姓金者多更名通行姓方者更名始生然莫有應者江給事常自京師丁毋夫人憂歸泉南建炎丁未卜墓地干渡之南岸工役者日有履險之勞南安宰事江公謹甚命暫聯竹筏爲小橋僅可輕單往來未幾復爲水所壞是年實生梁丞相所謂通人符之語其應如是

南安黃龍

州南安縣學前有溪名黃龍乾道四年邑令
台鹿何趍府歸過學門聞路人喧呼轎卒皆
駐足驚顧怪問之曰黃龍溪上龍見鹿停車熟
視波瀾洶涌中一物髙數丈嶄然頭角出没其
間須臾雷聲大震烟霧蔽蒙騰空而上人多有
見其尾者鹿爲之駭愕知此地必有嘉祥因賦
詩勉諸生得句云雖渡已苻當日讖龍溪仍見
此時祥士大夫多屬和明年大廷策士縣人石
起宗初爲牓首矣既而列在第二龍之爲靈其

非偶然父老謂頃曾魯公擢第時溪龍亦見公廷試第一以一足微跛降第二人兩事甚相類云

右二事鹿伯可說于棗曾魯公父會乃第二人而魯公在宋郊牓爲第五

蔡河秀才

鄉人董昌朝在京師同江東兩秀才自外學晚出游方三月開溝亂石欄道至坊曲轉街處其一人迷路相失兩人者元未嘗諳宿假不敢躡尋遂歸經日始告于學官訪之於所失處無見也乃移文開封府府以付賊鑑鑑到學詢

此士姓名曰孫行中一　甫束帶着帽而出鑑
呼其隸使以物色究索衆謂江東士人多好游
蔡河岸妓家則　其結束分往宿月旦之夕一
隸在某妓館妓用五更起赴衙參約客使待已
妓去客不復寐見床内小板皮上烏紗帽存取
視之金書強甫兩字宛然客託故出門遍告儕
伏于外須妓歸并嫗收縛送府始自言向夕
有孫秀才獨來買酒款曲以其衣裘華絜而舉
止生梗又無伴侶輒造意殺之投尸于河斥賣

其物皆盡　餘此帽不虞題誌之明白以速禍
敗冤鬼彰露何所逃死遂母子同伏誅昌朝說

桂林庫溝

靜江府軍資庫溝積爲物所窒水不行而金帛
數失去蹤跡其原殊不測所以來處主藏吏迭
以　償爲苦庫官白府帥撤而修之當溝之中
道有兩尸以首相值仰卧其間既槁矣旁有束
緡存亦斷壞不可拾其後聞　偷兒言向來每
穿竇皆由溝外以入竇甚窄僅能容身必以頭

先之而足作勢乃可進此蓋一人出未竟別一人不知而入之邂逅相遇進退皆不可故卒於死云時外舅張公爲帥

王從事妻

紹興初四方寇盜未定汴人王從事挈妻妾來臨安調官止抱劍營邸中頗左右皆娼家不爲便乃出外僦民居歸語妻曰我已得某巷某家甚寬潔明當先護籠篋行却倚轎取汝明日遂行移時而轎至妻亦往久之王復回舊邸訪覔

邸翁曰君去不數刻遣車來君夫人登時去妾
隨之矣得非失路耶王驚　而反竟失妻不復
可尋後五年爲衢州教授赴西安宰宴集羞鼈
甚美坐客皆大嚼王食一臠停箸悲涕宰問故
曰憶亡妻在時最能饌此每治鼈裙去黑皮必
盡切臠必正方今一何似也所以泣因具言始
末宰亦悵然託更衣入宅既出即罷酒曰一人
向隅而泣滿堂爲之不樂教授既爾吾曹何心
飲哉客皆去宰揖王入堂上喚一婦人出乃

其妻也相顧大慟欲絶蓋昔年將徙舍之夕姦人竊聞之遂詐輿至女儈　而貨於宰得錢三十萬宰以爲側室尋常初不使治庖厨是日偶然耳便呼車送諸王氏王拜而謝顧盡償元直宰曰以同官妻爲妾不能審詳其過大矣幸無男女于此尚敢言錢乎卒歸之子頃聞錢塘俞倞話此能道其姓名鄉里今皆忘之如西安宰之賢不傳於世尤可惜也

沈仲隆崖

予叔父家養羊數百頭放諸山上多為狼所食嘗遣表姪沈仲述尋之值夜未畢事方獨行忽逢家所使劉行者在前戲呼其姓名仲雖怒而暗中喜得侶即相應荅劉曰此路甚險惡宜隨我來乃踵以前才數十步遂墮落崖中臂幾折忍痛大叫屠牛者居山下識其聲急張燈攜梯掖之以上扶還家左臂穿穴透骨猶能道所見而劉行蓋未嘗出始知鬼也

沈緯甫

沈緯甫溫州瑞安人久游太學不成名罷歸鄉里頗以交結邑官顧貲謝爲業然遇科詔下亦赴試每不利必仰而詬人曰緯甫潦倒無成爲鄉曲笑五內分裂夫亦知我乎乾道六年邑尉黃君遭民訟使者遣官按究得實矣尉甚恐載酒食訪沈日夜謀所以脫免計一日挾兩妓拏舟邀沈泛湖將近其居使妓捧杯夾之曰可唱平地一聲雷之詞爲沈學士壽沈謝曰得如此五內不分裂矣即跪受之飲未釂雲霧斗合

風雨驟至舟力挽不可前時二月八日雷始發聲俄有霹靂震沈氏之堂一柱飛揚如屑屋脊穿透無全瓦寢室文書盡焚帷帳碎折屏榻若受萬斧而四隅略無纖隙莫知雷所自來明日邑人相率焚香告語曰惡事不可爲沈氏之雷其得不監彼好言五内分裂斯其應乎堂門有天篆數行外人莫得見黃尉驚悸得心疾兩月小愈出詣沈沈猶舉手加額曰先生所謂一聲雷也了不省悟黃後三年亦亡

瑞安主簿陳熈後説

霍將軍

吳興士子六人入京師赴省試共買紗一百四一僕負之晚行沭堤上逢黥卒蓬首黧面貿貿然出於榛中見衆至有喜色左顧而嘯俄數人相繼出挾槊持刀氣貌兇悍皆知其賊也雖懼而不可脫同行霍秀才者長大勇健能角觝技擊鄉里目爲霍將軍與諸人約勿走使列立于後獨操所箠短棒奮而前羣賊輕笑視如几上肉霍連奮擊輒中其膝皆迎杖仆地不能興然

後得去前行十餘里過巡檢營入告之巡檢大喜曰此輩出没近地殺人至多官立賞名捕不可獲何意一旦成擒邀諸客小駐自率衆馳而東儼然在地宛轉反側凡七八輩盡執縛以歸護送府而厚謝客五士謂霍非與君偕來已落賊手矣霍曰吾若獨行亦必不免諸君雖不施力然亡衛吾後無反顧憂此所以能勝也朝嚴說

夷堅丁志卷第十一

夷堅丁志卷第十二十六事

龔丕顯

上饒龔丕顯紹興十七年得鄉貢明年省試後夢入大官局立廷下與其徒数百人皆著白袍居西邊王者坐于上吏一一呼名訖引居東其宗人滂亦預選丕顯隨呼且東矣判官趍升殿有所白旋下入東廊抱文書巨沓而上揭以示王王繙閱移時連領首判官復下却挽使西慍而瘖憮然不樂是年下第滂獨登科丕顯知夢

已驗但不曉坐何事嬰罰自是無進取意蹭蹬恰一紀用免舉到省乃獲正奏名既廷試喜曰事畢矣尚以唱名係念又夢適曠野徘徊竚立望神人冉冉由雲端下顧己曰汝欲見及第勑乎出袖中小軸展示之乃黃牒也其前大書龔丕顯三字又細書曰爲不合爭論昏姻事展十二年驚起具語所親曰不善事不可爲頃時鄉里有失行婦人與惡子通者吾之甥聞而許之惡子懼與婦人約急納幣結昏吾甥亦強委禽

焉惡子不能平訟于官甥謁吾求援吾與爲道地竟得妻一時良以爲得策不謂陰譴分明乃如是悔之何及也丕顯爲餘干尉竟不達而卒

遜長老

李似之侍郎彌遜爲臨川守以父少師公忌日往疎山設僧與長老行蒲共飯滿年八十餘矣飯且竟熟睨李曰公乃遜老乎李不應左右皆愕俄又曰此老僧同門兄也名上下二字皆與公同自聞公出守固已疑之今日察公言笑

動作精采容貌了不見少異公其後身復何疑

李扣其以何年終則元祐戊辰三李初生之歳

也李亦感異還家揭燕寢曰小雲堂而賦詩曰

老子何因一念差肯將簪紱換袈裟同參尚有

蒲　在異世猶將遜老誇結習未忘能作舞因

緣那得見拈花却修淨業尋來路濳泊如今居

士家李初命名時固得於夢兆甲志載之矣

王寓判玉堂

九江人王寓政和間爲洪州進賢三簿將受代

原缺

子春語之曰是爲爛緣血風我有一藥治此名曰二百味草花膏病者驚曰用藥品如是世上方書所未有豈易遽辦君直相戲耳趙曰我適有見藥當以與君明日携一錢匕至堅凝成膏使以匙抄少許入口一日涙止二日腫消二日痛定豁然而愈乃往謁趙致謝且扣其名物笑曰只是用一羯羊膽去其皮脂而滿塡好蜜拌勻勻之候乾則入鉢研細爲膏以蜂采百花羊食百草故隱其名以眩人云或云亦

有它方證載云

汀民呪詛獄

汀州民聶氏與某氏爲詛久之兩家數十口相繼死唯聶氏子慶獨存從長老法海住南巖寺三年海遷天寧慶與之俱中塗遇瘴疾死而復甦語海曰似夢中見五人來相逮甚遽云追汝久矣汝在南巖吾不敢進今須汝往圓案也驅逐疾行慶皇懼念佛乞哀救至麻潭渡遇白衣王于道五人俯伏屏息喦主告之曰不必慶

送死者唯此木爾汝為我子何忍見奪耶程珪
遣軍校張有部役夫方欲牽挽木從山自袞下
其末斷折丈許見者異焉四月初溫在田蒔稻
忽大風雨作雷擊仆于地其身由鼻準中分右
畔如火所爇煙色鬱鬱然左畔半體仍舊而不
死今母子皆存 程珪說

陳十四父子

贛州興國縣村民陳十四事母極不孝嘗因鄰
人忿爭密與妻謀牽其母使出鬬母久病瞽且

老不能堪捽拽顛仆至於死遂告于縣誣云爲鄰所毆殺里巷及其妹共證爲不然縣執陳繫獄未及正刑而斃時乾道六年也後三年陳妻度溪視女遭震雷擊死於水中厥子聞之奔至溪旁采長藤入水纏母尸挽而上之岸上人勸以身負不肯聽雷復震一聲亦擊死其家遂絕

知縣移淮說

西津亭詞

葉少蘊左丞初登第調潤州丹徒尉郡守器重

之俾檢察征稅之出入務亭在西津上葉嘗以休日往與監官並欄于立望江中有采舫儀亭而南蒲載皆婦女嬉笑自若謂爲貴富家人方趍避之舫已泊岸十許輩袨服而登徑詣亭上問小史曰葉學士安在幸爲入白葉不得已出見之皆再拜致詞曰學士儁聲滿江表妾輩乃真州妓也常願一侍尊俎愜平生心而身隸樂籍儀眞過客如雲無時不開宴望頃刻之適不可得今日太守私忌郡官皆不會集故相約絕

江此來殆天與其幸也葉慰謝命之坐同官謀取酒與飲則又起言不度鄙賤輒草具穀醞自隨敢以一杯爲公壽願得公妙語持歸夸示淮人爲無窮光榮志願足矣顧從奴挈榼而上饌品皆精絜迭起歌舞酒數行其魁捧花牋以請葉命筆立成不加點竄即今所傳賀新郎詞也其詞曰睡起聞鶯語點蒼苔簾櫳晝掩亂紅無數吹盡殘花無人見唯有垂楊自舞漸暖靄初回輕暑寶扇重尋明月影暗塵侵尚有乘鸞女

驚舊恨鎮如許江南夢斷橫江渚浪粘天蒲萄漲淥半空煙雨無限樓前滄波意誰采蘋花寄取但悵望蘭舟容與萬里雲帆何時到送孤鴻目斷千山阻重爲我唱金縷卒章蓋紀實也此詞膾炙人口配坡公乳燕華屋之作而葉公自以爲非其絕唱人亦罕知其事云 葉晤叔跋

吉撝之妻

岳州平江令吉撝之唐州湖陽人初娶王氏樞密倫女弟也既士復娶同郡張氏居于長沙張

氏生女數日得危疾醫不能治其母深憂之邀巫媪測視云王氏立於前作祟甚劇命設位禱解許以醮懺不肯去巫語攜之曰必得長官劾人間夫婦決絶寫離書與之乃可脫攜之不忍從張日加困篤不得已洒淚握筆書以授巫即雜紙錢焚付之巫曰婦人執書展讀竟慟哭而出矣張果愈生人休死妻古未聞也張與予室爲同堂姉妹今尚存

胡生妻

尉氏縣富家子胡生再娶張氏女頗妬胡嬖一尼畜于外甚久張知之呼其夫歸責怒捽挽至欲以爐灰眯其目胡脫手走曰寧痛箠我此豈得然張益忿自投于廷展轉咆擲時有娠越八月矣困劇間在地昏睡夢胡之前妻來曰彼乃我夫汝安得輒據吾今殺汝兒即舉拳築其腹悸而寤始道所見扶痛入室已不可堪所居去縣四十里亟呼乳醫醫未至胞墮地而死

謝眼妖術

謝眼者贛州寧都人一目眇而有妖術嘗與客坐村店遥望數婦人著新衣出游戲謂客曰彼方袪服吾必使之跣行袖手良久諸人果裴回窘撓皆脱履韈牽衣而過既至前問其故曰沮洳被徑殊爲妨人謝笑命反顧則坦途自若也一小兒負餅餌兩畚隨其母歸外家謝就求之兒不可即取青竹篾一條密寘後畚兒覺擔頗重行稍遲母屢待之俄而偏重不能舉怪而發冪但見小青蛇滿其中大懼悉弃之又有民挈

豬頭以過者謝曰吾能得此以侑觴默誦呪數十言民行至山下訝血臭視之已變爲人首矣怖而走謝徐取以歸與客煮食每入酒家飲無敢不致敬或待遇小不愜則抛擲葦杖而出便有蛇出地上酒徒皆避席由是鄉里畏事之後年老貧悴以死其後亦絕陳熙說

薛士隆

薛士隆季宣家既遭九聖之異其後稱神物降其居者尚連年不絕乾道癸巳歲自吳興守解

印歸永嘉得痔疾爲庸醫以毒藥攻之遂熏烝
至斃死之數日其子法病中聞若有誦禪氏所
謂偈者其語云議著即差擬著即錯挑起杖頭
將錯就錯魚鳥飛沉各由至樂要知樂處無夢
無覺吁亦異矣士隆學無所不通見地尤高明
淵粹剛正而有識方向用於時年財四十而至
此極善類咸嗟惜焉官止通直郎待常州闕不
及赴

洞庭走沙

謝巽與權乾道七年十一月自澧州守受代與其孥陸行抵巴陵舍于岳陽樓凡輜重之屬悉寘兩大舟又空一舟規以自載涉重湖後三日乃至岳是日岳守王習爲具招之宴郡齋舟方西來司法呂裴官舍在樓側當冬至節假乘間率妻妾登坡上縱目遥望湖心有黑物甚長乍出乍没尾三冊而下初疑爲龍土人曰是名走沙江湖中雖有之而不常見也良久抵岸謝亦還遂乘舟去呂復觀焉黑物隨之如初既行三

十里至九龍浦欲赴道人磯宿泊沙忽猛漲成圍漸東及舡半篙師大恐入白謝請急出避遽呼家人由沙上跳登岸少頃一巨黿升舟其身長闊丈餘以首并足盡力壓舟頂重載者皆平沉入水獨所乘輕者無恙其生生之具并衾幬裘褐盡沒暮寒方厲遣信假衣衾於王守王令道人磯巡檢募兵卒善沒者下拯之水深不可測檣竿高數丈猶不見表知無可柰何乃止一家亦僅脫死危矣哉

呂棐 訦

淮陰人

紹興三十一年浦城葉榮良貴爲淮陰令邑士人有死三日而活者　被追入冥至官府追者引從東廂過見儀仗列屋皆萬乘所用異之不敢問既立廷下主者曰汝未合死宜亟還遂由西廂出所見如初方扣其人此何用荅曰府君將迎

新天子故排比乘輿法物耳及門而寤他日以告葉葉戒使勿敢言明年

皇上登極乃印其事

淮陰民女

淮陰小民喪其女經寒食節欲作佛事薦嚴而無以爲資母截髮鬻之得六百錢出街將尋僧值五人過門迎揖作禮告其故皆轉相推避良久一僧始留曰今日不携經文行能自往假借否婦人遍訪諸鄰得金光明經一部以授僧方展卷啓白婦人涕淚如雨僧惻然曰不謂汝悲痛若此吾當就市澡浴以來爲汝盡心既至

誠持誦具疏回向畢乃受錢歸遇向同行四人者於茶肆扣其所得邀與共買酒已就坐未及舉杯聞窻外女子呼聲獨經僧起應之泣曰我乃彼家士女也淪滯冥路久適蒙師課經精專之功遂得超脫閻王已勑令受生文符悉具但未用印耳師若飲酒破齋則前功盡廢實爲可惜能忍俟明日乎僧大感懼以語衆皆悚然而退亦紹興末年事也

李婦食醋

世人飲啄之物各有冥籍傳記所載及丙志所書林又弟婦豬肉皆是也泉南為海錯崇觀之地杯盤之間非醋不可舉箸李氏一婦獨不能飲涓滴其弟因夢入冥對事臨放還過廊廡諸曹局見門上榜曰食料案就視之正得泉州一簿白吏借撿視於女兒之下每日所食纖細悉具但無醋字乃取筆書醋半升三字及寤而病瘳女兒自是日遂喫醋如常人

夷堅丁志卷第十二